

老屋的姿态

□ 李 金

常常听说谁家乔迁新居、摆酒设宴，这新房子便成了散落各地的亲友齐聚一堂、欢歌载舞的由头。新者，兴也；居新者，以展望未来为己任。当然也有例外——居新忆旧，我喜欢看老房子，喜欢寻老房子，大千世界里众人皆弃我独喜。

婺地老屋

大学四年，背着那满满的一储蓄罐硬币，我们几乎走遍了金华各乡下。不为名山大川，不为奇花异草，只寻老屋。屋者，居也，居住一个人也安放一颗心。屋新的时候，常常住着鲜活的面孔；屋老了，却往往和年迈的老人相依为命。老屋是有感情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转车、徒步，再搭哐当作响的城乡公交去寻一个老屋群。车在菜市口放下我们又哐当而去，望着四面各色小店铺，我们沉默许久，谁也没有开口，虽不及市区繁华，可左手边一家炸鸡店，右手边一家奶茶店，哪里是我们不远千里颠簸至此要寻的老屋群？但是很幸运，古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们还真在九曲十八弯后的深巷里，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酒香”。大片老屋就静静地站在那里，时间在这方土地似乎是静止的，风翻山越岭，入了深巷也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停下哨声。这一刻，我能感觉到老屋群似乎抬了一下头，也可能只是抬了一下眼皮，它们对我们来说，是新奇的，我们于它们而言，也是陌生的。

进入主巷，两边墙头斑驳，爬着裂纹布满青苔。突然窜出一只猫来，稳稳地站到老屋肩头看我们，绿色的琥珀眼里没有惊慌，也没有波澜，这性子像极了老屋群，不知道是天性使然，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主巷在不远处右拐入原住民区，拐口就是一间庙，木头做的门槛极高，已经被磨得看不出一点棱角，彩色神像也极高，浓眉大眼一身正气，大抵是当地的英雄名人。“这和我家乡的乡间小庙差不离。”从起初的陌生感里慢慢走出来，我们开始轻声议论。

隔了几间，高门槛又出现了。里面散落着几张古旧的八仙桌，围坐着喝茶的老人家。

那是真的喝茶，没有高谈阔论，没有棋路牌局，就是你沏茶，我倒水，他品茶。话都说尽了吧？几十年朝夕相处，你要说的话一个眼神我就懂，那些不痛不痒的话题也都留给巷外人嚼吧。就是我们一群陌生的年轻人驻足门外，不断朝里探头也没能打扰到他们半分。

再往里依旧寂静，但是香味却来了。冷香是竹

木作坊新开材料的味道，自然清新；暖香是米食作坊年糕新成的馥郁，糯甜悠远。我偷偷转眼去看那些劳作的老人家，他们无声却不无趣，眉头舒展嘴角有弧度，发现我偷偷观察也不生气，拿了还热乎的吃食冲我们招招手。

“抬头看上面。”不知道是谁先发现了老屋群突然变了风格。传统的江南小巷建筑仿佛一下子销声匿迹，这里明显是新中国刚成立时的建筑风格。大大的浮雕五角星紧贴三层高的墙面上，四周的窗户以它为中心，横竖整齐排列。一百八十度转身，对面同样一幅高大的毛坯房，上书“三村礼堂”四个鎏金大字。建筑时间久远了，放眼望去，整一片暗沉沉沉的，四周又静悄悄的，恍惚间让人忽觉似入无人之境，只是空气里不时飘来甜香，使人会心一笑，老人家们就在不远处……

深巷古旧，老屋无言，生灵随遇而安。这是金华乡下老屋的姿态。

禾城老屋

大学毕业回了家，周末的时候，我和老二一起继续寻老屋。

有一次从嘉兴市区回来，打余新过，见到了一个拆迁中的老屋群。老屋有的只是去了门窗，北风穿空洞洞的窟窿而过，留下回旋徘徊的鸣叫声；有的刚刚掀去顶上黛瓦，光秃秃的屋梁不明所以，等着开玩笑的那个人重新还回它的假发；有的早就经历挖掘机的洗礼，半截身子在地上匍匐，或有半面墙尚立着，仿佛地震后缝隙里伸出的手臂。它会说什么？拉我一把？救救我？

“留着是危房，拆吧，看着触目惊心。”我说。老二大概也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许久才回我：“会重新造起来的。”拆迁中的老屋，久久不愿倒下的那半堵墙，朝天拼命地伸展……这零碎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一直清晰至今，我始终觉得那是一种等待的姿态，老屋在等待被挽留、被拯救或者被清理干净；而人们也在等待，等待一个未知却又明确的未来，因为一定会重新造起来，只是不知道会造一个依旧如老屋一样的小城，还是钢筋水泥浇筑的现代都市？

假期里，我走街串巷去家访，走进北大街拐到小巷，挨家挨户看门牌——北大街“年迈”了。还记得幼时随父母上街，与之同行的还有攥了几个月的期待。行走于北大街，连步子都是轻快的，街特别宽，房子是那样好看，粉墙黛瓦、飞檐高耸……然俱

往矣。荏苒至今，车子开不进去了，行人也稀疏了，剩下原住在此的街坊守着古旧的店面，物品大多落了灰；墙也斑驳、门也斑驳——老街甚是沧桑。

没过多久听说小镇老街翻新，一圈施工架高高搭起，从外头走过看不见老屋的模样，也听不到老屋的声音。我就像那在手术室外等待的人，不过既不是家属，也不算友人；既没有冷漠，也不甚焦急。

施工架严严实实绑起的老屋群会是怎样的姿态？喜迎？认命？大概是挣扎吧。主动也好，被动也罢，挣扎中老屋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陌生的老屋啊，我愿双手合十为你祝愿，愿你归来仍是少年——鲜衣怒马，肆意挥洒。

奉贤老屋

魔都自古繁华，说到大都市，提起现代化，人们脑海里就出现沪地的高楼林立、霓虹闪烁。我想我那次求医遇到的奉贤老屋群应该就是魔都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了。入了乡，抬眼只见一幢幢的长排平房和两层的矮脚小楼，它们披着中国乡下屋子最原始的外衣。灰扑扑的瓦，暗沉沉的墙，坑坑洼洼的地，拼成了奉贤老屋群示人的模样。

“这还是我年轻时出来闯荡接手建造的屋子呀。”同行的老者有些唏嘘。我就好奇了：“这么多年没有翻新过吗？”“没有。”他解释得很仔细，“你看这砖与砖之间，是用泥巴砌起来的。”说着他眼神有些放空，似是在回忆老屋的青春或者自己的岁月。我搭不了话，就放眼四望，魔都的老屋群啊，暗墙灰瓦各自安好，没有因为泥砌而显半分卑微，更没在异乡人审视的目光里露一丝惬意。

我在老屋群的怀抱里走了几步，遇上在躺椅里迷糊醒来的老人朝我点了点头，说了一声“依好呀”，又合眼睡去，不知道是把我当成了邻家的小阿囡还是村头的乖宝。老人的呼吸绵长又安稳，几个起落间似乎合上了周遭老屋的气息转换，一起一落复一起一落……

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泥墙灰瓦的奉贤老屋群就在魔都静立，闲暇时酣睡，醒来了道一声“依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守一份朴实真情，也守一颗赤子之心。守望，是奉贤老屋的姿态。

我怀一腔热情边走边看，只见这世上行人熙熙攘攘，有的为名，有的为利，来来往往也成一体。而世间老屋却稀稀疏疏，有的随遇、有的守望、有的挣扎、有的等待，姿态坚毅站成永恒。



春满枝 王 强 摄

赴约：穿越六十年的时光

□ 张勤华

春阳轻洒，又到一年花开缤纷时，从1962年3月25日的晨光，到2025年3月25日的暖阳，时光悄然划过六十载长河。这个承载着厚重记忆的日子，我带着母亲替父亲赴一场跨越了一个甲子的约定。

知青亭下，一群老人正激动地重逢。岁月染白了他们的头发，却无法磨灭他们眼中的惊喜。他们紧紧握手，问候声此起彼伏，好似有千言万语，道不尽的往昔回忆，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母亲脸上荡漾起久违的笑容。我站在一旁，静静看着他们热烈交谈，他们的激动和快乐也深深地感染着我，让我不自觉沉浸其中。

“还记得我们到的时候，你母亲腌了一缸菜心，第一顿饭吃的就是你母亲烧的菜心烧粉皮，那味道，到现在都忘不了，吃了一碗还想再吃。”一位老知青握着农夫的手激动地回忆着。

另一位老知青接过话茬：“后来我们到了城里，这里朴实善良的乡亲还记挂着我，给我送青团、送蔬菜。”

一位村妇微笑着插话：“当年交通不方便，我们到你们城里，就到你们家里过夜。”这些质朴的话语，如同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将大家的思绪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回溯六十年前，父母亲正值十八九岁青春韶华，和他们同龄的一批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插入农户到这个宁静质朴的小乡村。一开始，知青对农村艰苦的生活很不适应，风

雨田头，赤脚踩在打滑的田岸上，时常不慎摔倒，捻泥推车、手撒猪灰、插秧耘田……什么农活都得学着干。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艰苦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走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雨人生，一位老知青说：“我们现在碰到什么困难都能挺过去，因为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

那个年代，城乡差距犹如一道鸿沟，知青下乡是缩小这道鸿沟的勇敢尝试。我的父母亲和知青们打成一片，不仅在生活上互帮互助，更带来了城乡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他们还一起探讨如何提高水稻产量，如何改良种植技术，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知青们为我取名“勤华”，这个带着时代特征和父辈期许的名字伴我成长，指引我走向一个个未来。然而，命运的轨迹却突然改变。父亲在对水稻种植管理的研究中，不幸农药中毒。在那个缺医少药、经济负担沉重的年代，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早早离开了我们。父亲的离去，如同一场无法驱散的阴霾，重重地笼罩着我们的家庭，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时光匆匆，往昔如昨。如今，知青们迎来了60周年返乡的日子，我替父亲来赴这场六十年之约，试图寻找父亲当年的影子。知青们见到我时，眼中满是怀念与感慨，仿佛透过我，看到了父亲的模

样。漫步在乡村，当年和知青一条弄堂之隔的老房子已没了踪影，知青们曾经居住过的公房也已消失不见，唯有那条名为象龙浜的小河浜仍然静静地流淌着，河岸边的那棵桃树，每年春天依旧如期绽放，满树的桃花好似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望着那片稻田，我仿佛看到父亲年轻时的身影，他正微笑着穿梭在稻田与知青之间，眼神中满是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那个弯腰在田间种植水稻的身影，成了父亲留给我永恒的记忆。这次赴约，重温了父母亲与知青的深厚感情，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伟大意义。

如今，大块的田地已由村里承包给种植户，母亲这一代人虽已告别辛苦的劳作，但他们仍喜欢种植一些蔬菜、瓜果。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种劳动，更是一种对土地深深的眷恋。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斗转星移，时光飞逝，相聚的时光里，曾经的少年已两鬓斑白，可笑容依旧灿烂。这次相聚是对青春的缅怀，更是对岁月的致敬。

知青下乡，不仅改变了乡村的风貌，更在无数人的心中种下了希望与友谊的种子。就让记忆与现实交织，让情谊在岁月中无限延续。无论相隔多远，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过去多少时光，他们依然深深怀念着这块生活、劳作、哺育着一代代年轻人和知青们成长的大地。

春天的蒲公英

□ 殷建中

蒲公英这种植物我平时没太关注过，只对一首歌曲里的歌词有深刻记忆：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飘荡……

曾经的我感同身受于歌曲的伤感，其实每个离开父母的孩子，都是一颗飘荡流浪的蒲公英种子。植物如此，人也如此。

近来，阳光明媚的日子居多，寒气不再逼人，但气温始终有些反复，忽冷忽热的日子里，流感肆虐得厉害，一不小心就咳嗽声声，严重一点就是肺炎得住院。

学校是人群密集区，更容易传播流感。每天早上，不时有家长来给孩子请假说感冒发烧了。在校门口迎接健康活泼来上学的孩子，一起问声好，倍感幸福。

在楼道里巡视一下班级，看到某班级只有二十几个孩子认真地端坐着，有点冷清。其实去年也是如此情景。世界变幻莫测，连流感也是变得有些捉摸不透。

一天二次测温上报流感人数，我的心也焦虑着，喉咙干、发痒，不时呛几声才好受。在校门口值日时，忍不住“啊哼呸”吐口唾沫，知道形象很不雅，也顾不得了。有人说，人有两样东西是忍不住的，就是咳嗽和爱，看来此言不虚。

我这症状持续了好几天，为了防止传染，这个星期就不回家看望母亲了。中午时，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母亲，还是没忍住咳嗽了几声。

母亲马上捕捉到了我的不适，说孩子啊你这是喉咙发痰多咳嗽吧，我给你在水壶里烧一壶蒲公英茶，你慢慢喝几杯，就好了，很管用的。

我对民间偏方大多是不太相信的，是药三分毒，况且是没有提炼的草药，更是敬而远之。

我劝母亲也不要相信这些偏方，自己要注意安全。

没想到中午时，大姐来了，带来了母亲晒干的蒲公英。姐肯定地说，蒲公英清喉解毒效果好，我们一直在感冒初期喝蒲公英茶，能防治。我们还把蒲公英当菜吃呢，无毒的，你尽管放心喝了。

俗话说得好，大姐为母，她说好，我还能不相信吗。我立马就在烧开水的壶里煮蒲公英茶来喝。

一杯热热的蒲公英茶喝下去，喉咙真的清爽了很多，再喝一杯，整个下午都是喉清气爽的，没有那讨厌的“啊哼呸”的吐痰声了。

感恩母亲和大姐这么及时的关爱，我这些年来一直沐浴在这关爱里，幸福着。

母亲和大姐积累沉淀的经验，还是值得相信借鉴的，喝一壶蒲公英茶的好处，还是值得传承的；这蒲公英茶的悉心关爱，更需一辈子珍视。

查阅了百度里的好几篇文章，介绍说蒲公英性平味甘微苦。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有显著的催乳作用，治疗乳腺炎十分有效。无论煎汁口服，还是捣泥外敷，皆有效果。此外，蒲公英还有利尿、缓泻、退黄疸、助消化、增食欲等功效，还可防治各种肿瘤。蒲公英具有丰富的维生素A、维生素C及矿物质，叶子还能改善湿疹，缓解关节不适等，无毒无害，可作蔬菜。平凡而默默无闻的蒲公英，功效作用却十分不平凡啊。

有心走到塘岸马路边看看，蒲公英随处可见。巡查校园角落空闲地里，隐藏在杂草丛里的蒲公英非常多。

日常生活里，隔三岔五吃一次蒲公英做的菜，也是对自己健康的呵护。

平凡的蒲公英，通过母亲的手，在这个流感肆虐的季节里，给了我不一样的保护，我不能再对这偏方有偏见了。老人是个宝，老母亲是宝中之宝。

我到学校后，给那几个也在“啊哼呸”的同事推荐了母亲牌蒲公英茶，同事们也感受到了喉清气爽的感觉，夸赞了母亲的伟大。朋友圈里的老朋友也被喉咙发炎困扰着，我也急忙发了个母亲牌蒲公英茶的信息。

春天里，万物都苏醒了。母亲的蒲公英干也被我泡茶喝光了。姐姐说去年母亲晒的蒲公英干都给你拿来了，母亲交代今年要为我再多晒些，在学校这个人员密集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多年的老朋友给我回微信说：“不给老人添担忧，就是大孝。”在母亲的呵护里，自己永远是孩子，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习以为常了。

惊雷过后，春暖花开，大自然又是一派勃勃生机。蒲公英也会因着自然的温暖生长得更加旺盛。春天里，我会循着母亲的指点，去地头塘岸上好好地找寻更多的蒲公英，仔细清洗干净，及时翻晒成干，认真地收藏好，以备抵御那每年不请自来的流感病毒，为自己、为家人筑牢第一道防线，止住那不雅观的咳嗽声，不给母亲添一份担忧。